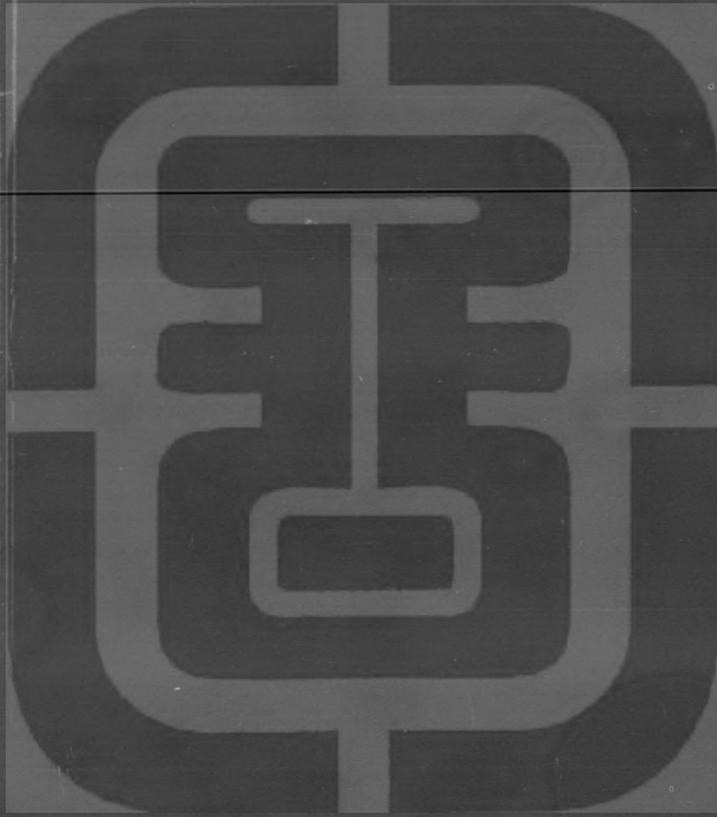


梁書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王規

劉毅

宗慄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
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
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
父疎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
經大義並略能通旣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
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
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
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
晉安王諱山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
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

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
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
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
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
北伐尅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
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
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
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
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
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

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
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
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
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
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
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
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鐘
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
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皇太子
出臨哭與湘東王諱令曰威明昨宵奄復俎化甚可痛

傷其風韻適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
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
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
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
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
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
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以父
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
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
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

中襄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襄赴江陵既至
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
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
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襄著幼訓以誠諸子
其一章云陶士衡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
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末日肅
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糝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
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
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

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而而臣北面犬
地之義也鼎俎竒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
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
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
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
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
劉毅南陽宗慄與襄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毅字仲寶晉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
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
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

委穀焉穀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慄字元慄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慄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王承字安期僕射暎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

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暎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暮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

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稱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塗
異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
齊室祖綦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
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
祖踐祚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
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
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
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
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

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
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
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
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
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
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
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
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
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
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

梁書傳三十五
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
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
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暮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
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
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
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
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
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詒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僕射父惠舊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

兼善屬文齊末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
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
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
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
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
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
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項無良守嶺土民頗不
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
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
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

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救防主韋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收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

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

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
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
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珍素及洽從弟淑等
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
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
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
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
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
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

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
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
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

欽

部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旣近畿重鎮史
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
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
內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詔議參軍遷
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負外散騎常侍兼
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
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

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暉太宰外兵參軍父纘太子舍人並尚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

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

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劭宋司空忠昭公笑俊齊太常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填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

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雜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

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期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惟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

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邯鄲令
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
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
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
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
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
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
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
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
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

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
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
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
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
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
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
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
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
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
亦當何已往矣柰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旣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劉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諱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

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

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

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群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末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

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

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末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旣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梁書卷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平城梁外之亦入焉

蕭合當坐之歸其對翰人隆表謝只弟並以文章賜

史曰曰王與之封其後各譽頭金村豈木川谷邦美矣

末東今

為之陪密行官二

尚野為燕燕燕大

太子舍人掌管

公蘇善之數縣

列傳第三十六

梁書四十二

臧盾 弟厥

傳岐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潭之

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周

顥所知宋末起家為領軍主簿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

太尉祭酒尚書主客即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

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

建引為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

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為

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
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
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
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
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
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
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
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
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
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頽家人不復識

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警服闋除丹陽
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東中郎
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除少府卿領
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
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
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輦羽衛及會皆駭
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巖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
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
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
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

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
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
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
守視事未暮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
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即日有詔舉
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
曲阿令盾弟厥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
叅軍尚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
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

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
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繼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
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滅
獸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叅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
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
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
救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搗登聞鼓
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滅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
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傳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齊

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翽天監中
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岐初爲國子
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
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
壇初起岐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
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
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
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
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
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

岐後去縣民無老少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
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
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
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岐美
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
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
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
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
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
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

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啓請遣使勅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六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勅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萬曆二年刊
梁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梁書四十二
先帝嘗覽
固執不受宮殿夫也如帶飛出圍卒外也
盟莫不懽服舉首歸心如獲慈徒商禮得對可正百八
言公不同計此味然為知也信也舉也對之及於
昔齡如少類天青際瀛固其不計申子曰一言辭天下
計夫長言也測如瀛濟凡之測味何歸善外類專長
刺吏高尚善激察曰夫舉事者宜外類則萬舉無不
固執不受宮殿夫也如帶飛出圍卒外也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四十三

韋粲

江子一弟子四子五

張嶷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倩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
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湛偉初為雲麾晉安
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
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竝忘年交好及王遷

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

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勅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

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
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伏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
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
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
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
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
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
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
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
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

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論今日形勢貴在
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
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
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官
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
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
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
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
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
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

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
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
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
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
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
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
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
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
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
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

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
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
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
稷所寄惟在常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
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
郎昂負外散騎常侍粲長子斌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
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
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
孫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

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啓求觀書祕閣
高祖許之有勅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
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
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
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竝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
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
沈炯少府丞顧瑒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
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
不受高祖怒亦死乃

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
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
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
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
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
士卒抽戈獨進群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
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
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
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
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

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嶷字四山鎮壯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嶷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嶷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

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嶷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耻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嶷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嶷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嶷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嶷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鱸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

助神茂以擊嶮嶮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嶮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嶮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子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熟

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嶮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

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
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
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
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
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
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
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
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諸斯蓋先哲之所貴也
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
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嶷二三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
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梁書卷四十二
梁書四十二

列傳卷第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

萬曆三年刊

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稍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興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帝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而又奉其子來奔大心以鐵舊將軍

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勅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丁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疊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

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即日聖御年尊儲官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胷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高宗二十九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父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

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穎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

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頌羣聚黨

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

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為賊所獲京城既陷
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為使持節雲麾將
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為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
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眾乃自縊而下
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出為使持節都
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

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
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
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為宣
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
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
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為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
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

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請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頓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

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

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擿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

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勝于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

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為感後追思其才贈侍
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為招魂以哀
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
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
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鋒生特為世祖所
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
其何以興因拜為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
江夏以鮑泉為行事防邊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
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

政日與鮑泉蒲酒為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朱子仙率
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
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
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
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謚曰貞惠世
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
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列傳第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國朝卷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及承命也何矣

史曰曰太宗出山南王陵開士守邊

命曰曰太宗出山南王陵開士守邊

命曰曰太宗出山南王陵開士守邊

命曰曰太宗出山南王陵開士守邊

命曰曰太宗出山南王陵開士守邊

命曰曰太宗出山南王陵開士守邊

命曰曰太宗出山南王陵開士守邊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四十五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

來奔起家為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為丹陽尹轉府行參

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為荊州仍除中兵在

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

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為王府中錄事

參軍如故王被徵為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為江州仍

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為

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為貞毅將軍

萬曆三年刊

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
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
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
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
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
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
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
糧尅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
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
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

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卷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
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
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
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
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
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
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
祖大怒按劔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
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

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即赦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使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

齊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鑣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地鑣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崩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偽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朱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

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
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
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
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
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
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
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
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
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
沿道廣設醴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芟開八道向城

遣五千免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
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壯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
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
中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
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
引梓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
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
退既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
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

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
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
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江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
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
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
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旣聞魯山已
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
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
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
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

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
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
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
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
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
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
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
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見
元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兖州刺
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鵠頭等戍至卽尅之先是

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
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
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
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
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
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
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
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蹙
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斲趾不厭其快曝骨焚
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

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
毒皇枝繼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鱠豈有
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
不悼心况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
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
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
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
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邑
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
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

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
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
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
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
於岸挑戰又以鵠舸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
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
悉使人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
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
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
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上師大戰於

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
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攻
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
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
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
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稻失火烧太極殿及東西
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相衣
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流
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
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

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于侯瑱瑱時送
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
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
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
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
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群帥之用命老夫雖
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
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
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
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涿口盡

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
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
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崩等衆
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
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
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
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
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
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
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

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崩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

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收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于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壯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壯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賡俊遂賢稱于秦典

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
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
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
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
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
其燮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
駟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
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
以天監初童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淩湖西因娶以
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

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
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往詣
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
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
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
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
也及旣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加
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書左僕
射王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
玉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

梁書傳二十九
貽俎巨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
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既修我戎補茲衮
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竄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既隆
居高能降處貴思冲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既夕兼
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
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
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旒宇毀遺碑即虛舟而
設莫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
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
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云

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悉
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夜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
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兖州刺史杜僧明等
爲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
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饑色
况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
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
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
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
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

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
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况我隣國緝事言前而
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
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歎
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
年甫十餘極為冲藐梁豐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
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為家大道濟物
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
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
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群
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窻逆清河王岳前收荆城
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
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群
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羗烏合
本非勅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
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貞
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
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眾拒戰敗績僧
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陝臣
便營赴援纜及下船荆城陷沒即遣劉周入國具表丹

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
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
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
秦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未絕中興伏
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
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吝請押別使曹冲
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嵩
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
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至
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進聞孤還國
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
逮藩維公沂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是
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
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
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
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
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
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
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
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

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
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
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群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
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
曹冲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
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曰負外常侍姜嵩還奉敕伏
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郵災救難申此大猷
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敢不忘信
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
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

俟一龍之渡清宮將陞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
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
則群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勩力展愚効忠誠於陛下
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
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
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
無累胷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
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
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
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冲質之危何代無此

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
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胃心口相誓惟
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令所示深遂本懷戢慰
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
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
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
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
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僧
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
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

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既
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
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
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
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
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頽遽走出閣左右心
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
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顧下就執霸先曰我
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
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顓承聖初歷官至

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顓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顓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勲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我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四十五

列傳第四十

梁書四十六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崩

兄弟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

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詈僧祐
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爲鎮西錄事
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
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
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
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
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
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揚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
據白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
追之及於南安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

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
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
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爲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
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
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
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
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
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

續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
州在僻遠所管群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
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
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
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
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
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
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
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
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

乃率大衆西上授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
水軍輕進又甚饑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
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
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遵等乃率所
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
間道襲陷郢州軍中兇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
仍以爲城壯面都督又聚賊污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
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
聞之乃以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
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

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
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
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
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
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
王楊紹父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即懷寶第七子
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
參軍世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
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

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
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
史杖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
景來攻數十日不尅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
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
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
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
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
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
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崩

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碓口至即破平之於是旋鎮遘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從岷巖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尅岳陽至遂走保其兄巖於南陽巖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巖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

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
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
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
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
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龕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
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郢州刺史廬縣侯
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
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
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

遁遷太府卿安壯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
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
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龕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
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霸先王琳等率
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龕
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
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
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
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
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

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龔僧辯之壻也為吳興太守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為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秦攻陳徭於長城反為徭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龔龔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為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眾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龔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

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為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

梁書傳四十一
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
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顥少知名釋褐奉
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舉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殉
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
不能終其成名為不義也杜弼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
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勲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
義哉大貴

列傳第四十

梁書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梁書四十七

孝行

滕曇恭

沈崇僚

荀匠

庾黔婁

吉玢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紆

劉霽

褚脩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踰群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

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絮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

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
爲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
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
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
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
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獸所搏女號叫拏獸獸毛盡
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
守蕭琛時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
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備書以養母焉齊建武
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
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惔辟爲主簿崇僚從惔
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
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
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倚
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
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
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敢
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
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有

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衰
典多闕方欲以未慕之晨更為再替之始雖即情可矜
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
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
陳讓經年乃得為未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怛恨愈甚哀
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太保勗九世孫祖瓊年十五
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
為元凶追兵所殺贈賁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
為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
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
闋兄斐起家為鬱林太守征徠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
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
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
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
皆皆爛形體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
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
侍匠雖即吉毀頽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
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

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
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
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
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
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尋陵令到縣
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
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
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
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

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
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
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
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
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
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
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
持喪柩歸鄉里遂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
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

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
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玃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玃幼有孝性年
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
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玃年十
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
清白耻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玃乃搥登聞鼓
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玃請死贖
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
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

玃曰爾求代父死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
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
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玃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
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十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
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
回貳法度知玃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
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玃對
曰凡鯢鮪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齧粉但囚父

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什冀延父命今瞋目引領以
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玃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
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玃弗聽曰
玃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
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
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玃曰異哉
王尹何量玃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玃有覲
面口當其此舉則是因父置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
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
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

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玃以爲孝行
絕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玃以父陷罪因成恃
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
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
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
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
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
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
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

寐盈想詔彼群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
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
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
中有人語曰童子毋須更求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
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
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曆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
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
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

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
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
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
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
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高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
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
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
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
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

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
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
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
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
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潯人也父搏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
兄胤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
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
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
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

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土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
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
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
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臼藉地腰虛脚
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頰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王輔國長史
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
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
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
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

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誄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款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

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城令

卒

江紉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禧光祿大夫紉幼有孝

性年十三父患眼紉侍疾將替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舊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徃徃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紉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

樂進仕及父卒紆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
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
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第杳敵相篤勵學既長
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
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人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朞
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
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
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
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

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
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
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第杳在文
士傳敵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
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
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
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
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
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保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授以經史過日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丘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

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隋境上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且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紆謝蘭者亦二子之志歟

承回歐五不據蘭香衣二十之志燠安八世經人經中
 西歸去生時鬱賀香如旅至收立吳然然製旅其隆曼
 迥不來不人口亦血然半豈不味味強贏氣寒莽慕似
 聖國之前文高果物由為觀望燧會參閱節其恭恭度
 吏出曰其日蘇楚不旅其無以取謝止也姑歸喪
 歸而卒年三十八聞其樂音輒輟於樓十餘年
 聖國以如漢蘭以如晉受之然不迫赴豈且終日因來
 歸血於然入之木樂不人口膝文歡其不全其慙悲
 卒又聞聖人與爾文安不并止野其味其觀其至聖
 列傳第四十一此人謂然士交梁書四十七野聖氣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八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奩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有顛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章劄日不暇給

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弃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醕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

錄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
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
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臣
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
雖耕耘雅業傍闢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
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
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敷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
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
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謙
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

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
等首膺茲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
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容居南海少篤學善老
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
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
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
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碁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
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
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

爲通直散騎侍郎承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
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
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
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
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
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
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
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
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蕩人豫州刺史暉六世孫也祖劭

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
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
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
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
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
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
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
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
馬末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
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

左丞是時百度草創終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
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
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
許篇子朝隱朝晦當朝聞家吉凶誓傾資俸火無吝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壯將軍汪六世孫祖
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
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群而勤學獻
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
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真游縝在其門聊無耻愧既
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

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
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
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
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
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
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經
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
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
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
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弃在家

續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續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續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續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續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知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

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

榮後枯何也。縑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

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劬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

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驂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裨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瘞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

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
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
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
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
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
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
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
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委情動於
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
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

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
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弃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
於幢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
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
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醜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
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
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
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續在南累年

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郢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變因菜食二十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末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

爲起家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貞外郎散騎常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

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
訃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儻
質疾既危篤船主將發弃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
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
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
九卷

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
嘗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
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
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

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
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
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
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
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制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
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
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
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
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
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

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第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

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

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編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緇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

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

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
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
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
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
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
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
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
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
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
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

禮實有殊如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
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
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
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
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
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
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
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
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
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

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
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承事
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
徵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
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
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
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
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
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
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劉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
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
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
以其儒術擢拜貞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
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
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
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
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
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

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
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
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
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
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
不合於蓋蓋靈恩立義以
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
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
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
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
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
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
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
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
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
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
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
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
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尚書
祠部郎出爲游鹽山陰二
縣令僉

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
太清亂卒於家子俶玄頗
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
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
名早卒盧廣范陽涿人自
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
後也諶沒死冉閔之亂晉
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
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
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
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
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
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
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
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
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
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
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
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
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
王長史尋陽太守

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臨王長史學問大士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
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
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
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
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
經博士庾季遠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
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此
學不傳多歷年世壯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
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此相此書比日時聞講肆

群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壯面受業莫不
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
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
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
容令還除貢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
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
錄書成人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
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
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
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

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
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
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
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
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
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
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
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爲西省學
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

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負外散騎侍郎又
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
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
祛檢閱群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
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負郎舍人如故
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
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
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侃少好學師事
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

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
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
善之拜負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
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
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
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
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
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終
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
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吞盡之矣范縝墨經
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八

梁書卷四十二

梁書四十八

梁書卷四十二

梁書卷四十二

